

一本书

《小糊涂》

童年过去了,童趣仍在

□ 李桂杰

翻开作家庞余亮的散文集《小糊涂》,扉页上赫然印着这样一句话:“天下的妈妈都有一颗明白的心,而所有的孩子都曾经是‘小糊涂’。”《小糊涂》是庞余亮“小先生三部曲”的第三部收官之作,有评论认为:“这是一部新奇的饥饿之书,也是一部深情的母爱之书。”

“小先生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先生》获得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在《小糊涂》中,庞余亮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诗意地回望了自己的童年。小时候,几次“分家”让家中第10个孩子被称为“老害”,也让幼小的他陷入了无床可睡的窘迫之境。一只无人可耍的黄泥粮瓮,成了他每晚的寄居之巢。土地上

的植物们、小动物和野果们,都成了这个泥孩子的启蒙课本,书中既有沧桑的泪水,亦有天真的笑声。

“只要你有心,你的童年就还在时光里,母亲会衰老,但在童年时光中的母亲永远不会衰老。”庞余亮说,“写这本书,实际上就是重返过去,去访问过去的自己,也访问过去的母亲,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偿还了自己当年没能偿还的东西,只有如此,才能更多地面向未来的生活。”

“有人说,童年都会过去,其实不一定的。”因为和庞余亮是中学同学兼大学同学,作家毕飞宇熟悉庞余亮书中所写的苏北乡村生活景物,包括他所遭受的

饥饿和孤独。在毕飞宇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童年过去了,童趣也没了,这是正常的,然而,有些人童年过去了,童趣仍在,庞余亮笔下的《小先生》《小虫子》《小糊涂》就如此。

“翻开书的某一页,会发现他的内心永远都伸出一个小小的触角,像一个小人的手指一样,在往外抓挠的过程中,手心里面有空气穿过,还有树叶的沙沙响,有各种动物的声音,也有我们每个人的和他交流的眼神穿过。”人民文学主编、著名作家施战军说,“庞余亮在《小糊涂》里,写的是自我成长与母爱的关系,而他在刻画母爱时,照顾的是众生万物的感受,他让自己的文字具有像草药般的浸

润能力。”

在书中,他记录母亲的“恨铁不成钢”与“憋气棒”,以及父亲的“严厉”与温情。有一天,他把自己一首登报的诗歌拿给父亲看,并告诉他稿费有八块钱时,他写道:老父亲的眼睛里满是光。过一会儿,父亲和扁担一起站起来,像即将出征的老司令员:“你今天不要下田了,好好写!”“多写!”临出门前,父亲又回过头来对母亲说:“一百斤稻子呢。”

在生命非常卑贱的时候,人类可以从大自然里面拓展出许多东西来。这本《小糊涂》,与其说写了庞余亮的童年,不如说写了一个谦卑的生命和自然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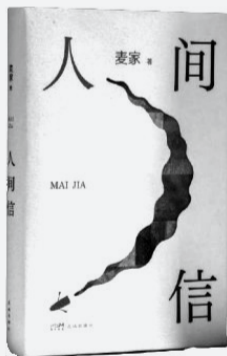


书架

《琢玉》

云南出版集团

本书聚焦的是新疆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族少年儿童,故事主线是塔吉克族少年马布在支教老师邵阳和尹修然老师等人的帮助下走出大山,外出求学,最终回到家乡、反哺家乡的曲折经历。小说以象征着美好和君子之寓的玉贯穿始终,体现了少年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玉不琢,不成器”的人文价值观。



《人间信》

花城出版社

命运不仅是承受,还要奋力过招。这是麦家沉淀5年的全新长篇小说,本书讲述了四代人半个世纪里爱与恨的循环往复。故事里没有英雄,没有传奇,更多是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尘世浮沉中,笑对命运起伏,坦然直视伤口。

《李白来到旧金山》

新星出版社

古典诗人及其作品,漂洋过海去到西方世界,会经历怎样的解构、重塑?谭夏阳用丰富的文献资料梳理出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苏轼等诗人在国外的接受历程,同时凭借其新诗诗人的敏锐,解析英译古诗中的误读、变形和创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理解古典诗歌的路径。



书悟

沿着远古河流,溯源文明深处

——读周万水《白鸟飞过河流》

□ 陈丹

河流一直隐秘地记录着人类蜿蜒起伏的历史,人类也一直与河流保持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近几年来,作家周万水总是一个人沿着一条河流游走,并写下了《白鸟飞过河流》。

几十年前,周万水从师范学校毕业,来到了西水边一个叫乌宿的地方教书。他置身于地理现场,从典籍中寻找佐证,讲述乌宿不被注目的历史,把一个日渐遗忘的小镇写得底蕴深厚,富有人文魅力。他笔下的乌宿,已然是一个从时间长河中打捞出来的文化名镇。

乌宿对面的二西山,被两条交汇的河流环绕。“沅有芷兮澧有兰”“悲哉,秋之为气也!”澧水平原文气丰沛,文化绚烂夺目。沅陵,古代属于楚地,沅水,也叫沅江,这是一条记刻在华夏文明历史上的长河,流放过屈原因而诞生了楚辞,放逐过

王阳明因而萌生了心学,是丁玲回不去的故乡河,也是沈从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条河——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经历大多与这一片水有关。

沅水北岸,地势开阔,依山傍水,适合居住。岩里在沅水的上游,曾发掘出一处距今7800年的新石器时期史前遗址。澧县彭头山村发掘了新石器古人类生活遗址,这是水稻的故乡。此外,城头山遗址发掘的骨架、陶罐、土坑、房基、祭祀坑、古稻田、残缺的木桨、城墙、植物种子、动物骸骨等,使得考古工作者得以复现上古人类生活场景。

河流与生命的交流绵延至今,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华夏文明邈远而伟大。在古老的河流上,人类文明生生不息,如一幅长卷。楚人的艺术感觉和审美意识是有别于中原的,曲裾深衣,纹饰奇幻,仙气侧溢,巫风十

足。太阳、獠牙神兽、神鸟、八角星构成的原始标志,是远古先民曾创造的文化,反映了远古人类的祭祀活动和迁徙交流,周万水甚至大胆设想西水和沅水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远古人类是否有关联?沅水流域是否为炎帝部落发源地?这些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发现。

周万水沿着地理的河流溯源在时间的长河里,他自楚地而来,历时几年,从洞庭湖畔溯流而上,抵达贵州都匀。他曾无数次坐在河边,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晨昏,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一只鸟飞过河流,河流看到的却是一只鸟在飞越天空。周万水用笔深情地表达他对历史的敬意、对生命的思考和对大自然的礼赞,他的文字是用脚走出来的,他的情感和思想与身边那条静静流淌的西水神秘而又亲切地交融在一起。



新章

春山的生机与活力

□ 张君燕

一座刚睡醒的山,孕育着无限希望,拥有着无穷的能量。行走在春山上,明明四周无人,却能听到无数回响,乍听细密些微,细听轰轰烈烈。这是春山热情的回应,亦是季节华丽的转身。春山精神抖擞,充满生机和活力,山里人亦斗志昂扬,做好了准备要在美好的时节里奋力耕耘。

瞧!太阳刚刚爬上山头,院子里的公鸡便抖抖全身的羽毛,伸直脖子发出一声长鸣。人们听到起床的号令,不再像冬日那样赖床——晚起一秒就是对春日的辜负。伴随着院子里舀水的声音、劈柴的声音以及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一缕缕炊烟升起来,与笼罩在村庄上空的薄雾融合在一起,须臾间消失不见。

不一会儿,小路上繁忙起来。山里人背着农具走出家门,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小路上,这是通往庄稼地的必

经之路。孩子们一蹦一跳地跟在身后,好奇地东瞅瞅、西望望,偶尔摘一朵野花,或者抓一把泥土。若是年轻的父母在场,大概会撇嘴皱眉,长辈人却从不阻拦,在这方面,他们对孩子们无限“纵容”。在土地里打个滚儿也没关系,“泥娃子”们一个个皮实得很,不容易生病。新鲜的泥土气息和庄稼蓬勃的味道,就这样一代一代刻进人们的血脉中。小路像一条纽带,连接起了房屋和田地,也连接起了人们的幸福和希望。

农谚说:“万事开端从岁首,一年之计在春头。”整个春天,农人们披星戴月追着时间奔跑,庄稼也步履不停紧跟其后。在千百年来的配合中,农人和庄稼早已血脉相连,默契又自然。身后的春山默默看着这一切,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满山盛开的桃花是它脸上藏不住的红晕。